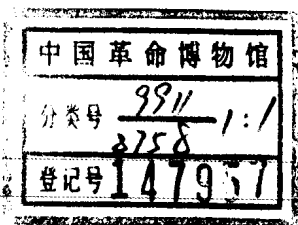


郑振铎全集

第一卷

小说



花山文艺出版社

郑振铎全集

第一卷

策 划:李津生 刘英民 统 筹:李世琦

责任编辑:刘英民 李艳明 装帧设计:张守义

美术编辑:赵小明 责任校对:李桂香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印 刷:张家口市印刷总厂(张家口市建国路15号)

封面印刷:河北新华印刷二厂(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18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1/32 382.375印张 9508千字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精)980元

ISBN7-80611-680-X/I·626

(全二十卷)

第一卷说明

本卷是作者小说专集，末尾附加了两个作者早期创作的现已鲜为人知的活报剧。

三个小说集均为作者亲自编定：

《家庭的故事》一九二八年上海远东图书公司初版；一九五九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郑振铎文集》第一卷，本卷据此版本。

《取火者的逮捕》一九三四年上海生活书店初版；一九五九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郑振铎文集》第一卷，本卷据此版本。

《桂公塘》一九三六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一九五九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郑振铎文集》第一卷，现即据此版本。

“集外”收《惊悸》、《平凡地毁了一生》、《一个不幸的车夫》、《向光明去》、《陈士章传》、《漩涡》、《王秀才的使命》、《风涛》、《访问》、《汨罗江》等十个短篇。其中《向光明去》、《漩涡》、《访问》、《风涛》、《汨罗江》等五篇曾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郑振铎文集》第一卷；另外五篇均本卷所增，散见于二三十年代的《晨报》、《文学》等报刊；《一个不幸的车夫》则最早刊于作者就读的铁路管理学校《毕业纪念册》。

《秋晨》与《春的中国》两个活报剧，是目前所知作者仅有的两个小剧本创作，因无法独自成卷，故编在本卷之末尾。

编者的话

“编一套父亲的全集”这是我多年的夙愿。近些年，我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父亲文集期间，曾有几家出版社，先后登门来和我商谈出版父亲全集的事。但，由于种种原因，这几家出版社，一直议而未决，未能给我一个肯定的答复。而正当其中的一家出版社，给我来信，表示将来进一步商谈时，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刘英民同志——约去年五六月间——给我来了信——我和他素昧平生，他是几经辗转，才和我取得联系的——说是他们出版社决定要出版“郑振铎先生的全集”，并且说，这也正是他多年的心愿。信中言辞恳切真诚，表达了他和出版社领导要出好这套全集的一片真情。我为这封虽只是一张纸却感到沉甸甸的信所深深感动！我对“花山”并不熟悉，但他们几年前出版的《艾青全集》我是看到过的，并听说此书还得了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因此，我对他们的图书质量，还是有所了解的，于是我当即写了两封信，一是告诉上面提到的那家出版社，请他们不必再派人来；一是写给英民同志，表示愿意和他们合作，并很快就草拟了一个提纲给他。不久，花山文艺出版社李津生副总编和编辑小李（艳明）同志就风尘仆仆，长途驱车来舍下商谈细节问题，此事当场

2 郑振铎全集

便敲定了；又过了没多久，小李同志又冒着盛夏酷暑，汗流满面地来和我正式签订了“合同”。于是，我的工作就从签订合同的一九九五年七月一日正式“开工”了。我为花山文艺出版社这种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和他们所表示的对我的一种信任感所深深感染，并且很受鼓舞！决心要把这套全集编好，以不辜负他们对我的重托！

当时，我正患严重的痔瘘，两度住院手术。所以，我的搜集整理工作是断断续续进行的。幸好能得到医生的谅解，尽可能“放假”让我回家；又幸好有一些热心朋友的帮助（如帮我去图书馆和一些出版社查找资料，以及复印、打字、抄写等），总的来讲，“全集”的“工程”进展是顺利的。历时近十个月，到今天为止，此项“工程”终告竣工了。看到自己身边一摞摞，在忍受着手术后伤痛整理完成的书稿，想到多年的夙愿即将成为现实，将可告慰于父亲的在天之灵了，此时此刻的心情是难以言喻的，而伤口的疼痛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

作为一位作家兼学者，父亲素以“杂家”著称，这是指他治学的涉猎面广而言，因此他的全集就体现了一个“杂”字。粗略的约可分为：小说、诗歌、散文、杂文、文学杂论、政论、文学史、古典文学研究、古代戏曲研究、童话、寓言、文物、考古、美术、古代版画、目录学、版本学、外国文学史以及翻译作品等近二十大类。这在我国现代作家和学者群体中，是不多见的（他编的书和各种图籍还不算在内）。

这套全集共二十卷，总字数约八百万字左右，几乎囊括了父亲一生的全部著作和译作以及讲学、演讲等记录稿，还有书信及日记等等。这里编者之所以用了“几乎”二字，是由于编者限于水平（如我对父亲的了解和他著作的全面掌握等等）和种种条件（如经历了十年浩劫，很多资料都找不到了），这套“全集”

的有些遗漏是在所难免的。而且有些将来也许可能补充，有些是永难弥补了（譬如，家中的“片纸只字”包括一些书信日记等就在康生授意下，被人毁掉了^①）。这也正是编者所最感遗憾和对读者深深歉疚的！同时，也企望知情人及专家们多多指教，或是提供有关文章之线索，以便以后有机会再加以补充，使“遗憾”尽可能少一些。

为尊重原著，保持原文风貌，编者在搜集整理过程中，除了必要的校订和对个别由于作者笔误或排印上的错误加以改正外，一般对原文不作任何改动。

必须一提的是，由于编者的中国古典文学和外文水平有限，有些书稿中的疑难问题，分别请教了有关专家。如古典文学请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审陈建根，俄文请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部编审卢永福，德文则请教了中国社科院外文所高中甫……得到了几位先生的热情指教，谨在此致以由衷的感谢！

还需要说明的是，全集中涉及到外国人名、书名、地名的，由于译音和今天不尽相同，有些会使读者费解；但本着保持原著风貌的原则，编者除对少数译音和现今差异较大的著名作家，如“露俄”（雨果）、“贵推”（歌德）、“法乌斯特”（《浮士德》）等，不改动原文，但作些必要的注释外，一般对差异不大者，既不动原文，亦不加注，如“普式金”、“高尔该”、“墨司科”等，多数读者均一看便可明了的。

最后要交待一下的是，作者的许多著作，原本都是有插图

① 此事背景复杂，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先父日记本就不全。如他二十年代后期，旅欧期间的日记（近两年）因屡次搬迁，后整理出版的《欧行日记》如他自己所说，只是“半部之半”，其余四分之三均丢失；而其他日记（本也是不全的），经此“劫”后，只有四十年代的还较为“完整”些，当然，这亦是与其他年代日记相对而言的。

4 郑振铎全集

的，但由于当时的印刷水平不高，作者的《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俄国文学史略》、《太戈尔传》以及儿童文学的“图画故事”中的黑白插图，原本较为模糊，翻印后，将会是黑糊糊一片，因此只得忍痛割爱了；至于对《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文学大纲》中，由作者亲自精选的插图，则尽可能全部保留。

现在“书”将要问世了。我代表我亲爱的父亲，万分感谢花山文艺出版社通力合作，使本全集得以顺利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但，同时也使我惴惴不安的是，这套书出版后，将会是个什么样子？能否受到读者的欢迎？这是我所期待着的答案。

郑尔康于京寓玄览堂
一九九六年四月廿一日

目 录

· 小 说 ·

家庭的故事

自序·····	(3)
猫·····	(5)
风波·····	(10)
书之幸运·····	(18)
淡漠·····	(29)
失去的兔·····	(39)
压岁钱·····	(48)
五老爹·····	(53)
王榆·····	(65)
三姑与三姑丈·····	(76)
九叔·····	(90)
三年·····	(100)
五叔春荆·····	(114)
病室·····	(124)

2 郑振铎全集

元荫嫂的墓前·····	(132)
赵太太·····	(143)

取火者的逮捕

新序·····	(155)
序·····	(157)
取火者的逮捕·····	(166)
亚凯诺的诱惑·····	(182)
埃娥·····	(200)
神的灭亡·····	(222)

桂公塘

桂公塘·····	(261)
黄公俊之最后·····	(308)
毁灭·····	(345)

集外

惊悸·····	(373)
平凡地毁了一生·····	(375)
一个不幸的车夫·····	(379)
向光明去(断片)·····	(382)
陈士章传·····	(417)
漩涡·····	(437)
王秀才的使命·····	(459)
风涛·····	(466)
访问·····	(494)
汨罗江·····	(502)

· 活报剧两则 ·

秋晨..... (519)

春的中国..... (525)

小 说

家庭的故事

自序

我不曾写过什么小说。这一个集子中所收的不过是小小的故事而已。其中有几篇是前三四年写的；一大部分则于去年八月，旅居巴黎的时候写成。我在巴黎的生活，除了几次特约几个朋友到郊外的宫堡去以外，白天不是到国立图书馆，便是到洛弗博物院。到了晚上，也有几次上歌剧院，也有几次坐坐孟巴那斯的咖啡馆，但在家的时间最多。因此，便在斗室的灯下，随意的写了那几篇故事。其总名，原来定为《家庭的故事》，发表时却各以篇名为名，并没附上这个总名。

中国的家庭，是一个神妙莫测的所在。凭我良心的评判，我实在说不出它究竟是好，还是坏，更难于指出它的坏处何在，或好处何在。但从那几篇的故事中或可以略略看出这个神妙莫测的将逝的中国旧家庭的片影吧。

我写这些故事，当然未免有几分眷恋。然而我可以说，他们并不是我自己的回忆录，其中或未免有几分是旧事，却决不是旧事的纪实。其中人物更不能说是真实的。或者有人看来觉得有些像真实者，那是因为这种型式的人，到处都可遇到，所以他们便以为写的像他或像她。其实全不是那末一回事。我写的是旧家

4 郑振铎全集·家庭的故事

庭的“积影”，其中的人物也都是“积影”，决不曾影射过某人某人，或影射过某事某事。如果有人要为这些故事做索隐，其结果恐怕也将等于《红楼梦》索隐之类的“一无是处”。

我生平最恨黑幕派的小说或故事，当然自己决不会写出有“索隐”的可能的故事来！

我对于旧家庭，旧人物，似乎没有明显的谴责，也许反有些眷恋。这一点，看书的人当然是明白的，许许多多的悲剧，还不都是那些旧家庭酝酿出来的么？不过假定他们是“坏的”，或“不对的”，那是他们本身的罪恶么？

我应该在此谢谢叶圣陶君，他为我校正了好多地方；还要谢谢徐调孚君，他为我收集了这末一册我自己没有工夫去收集的。其他还有几位督促我出版本书的，也要在此总谢一声。没有他们的督促与鼓励，本集是不会与读者相见的；在其中，老舍君是特别要举出的。

1928年10月24日在上海

猫

我家养了好几次猫，结局总是失踪或死亡。三妹是最喜欢猫的，她常在课后回家时，逗着猫玩。有一次，从隔壁要了一只新生的猫来。花白的毛，很活泼，常如带着泥土的白雪球似的，在廊前太阳光里滚来滚去。三妹常常的，取了一条红带，或一根绳子，在它面前来回的拖摇着，它便扑过来抢，又扑过去抢。我坐在藤椅上看着他们，可以微笑着消耗过一二小时的光阴，那时太阳光暖暖的照着，心上感着生命的新鲜与快乐。后来这只猫不知怎地忽然消瘦了，也不肯吃东西，光泽的毛也污涩了，终日躺在厅上的椅下，不肯出来。三妹想着种种方法逗它，它都不理会。我们都很替它忧郁。三妹特地买了一个很小很小的铜铃，用红绦带穿了，挂在它颈下，但只显得不相称，它只是毫无生意的，懒惰的，郁闷的躺着。有一天中午，我从编译所回来，三妹很难过的说道：“哥哥，小猫死了！”

我心里也感着一缕的酸辛，可怜这两月来相伴的小侣！当时只得安慰着三妹道：“不要紧，我再向别处要一只来给你。”

隔了几天，二妹从虹口舅舅家里回来，她道，舅舅那里有三四只小猫，很有趣，正要送给人家。三妹便怂恿着她去拿一只

6 郑振铎全集·家庭的故事

来。礼拜天，母亲回来了，却带了一只浑身黄色的小猫同来。立刻三妹一部分的注意，又被这只黄色小猫吸引去了。这只小猫较第一只更有趣，更活泼。它在园中乱跑，又会爬树，有时蝴蝶安详地飞过时，它也会扑过去捉，它似乎太活泼了，一点也不怕生人，有时由树上跃到墙上，又跑到街上，在那里晒太阳。我们都很为它提心吊胆，一天都要“小猫呢？小猫呢？”查问得好几次。每次总要寻找了一回，方才寻到。三妹常指它笑着骂道：“你这小猫呀，要被乞丐捉去后才不会乱跑呢！”我回家吃中饭，总看见它坐在铁门外边，一见我进门，便飞也似的跑进去了。饭后的娱乐，是看它在爬树。隐身在阳光隐约里的绿叶中，好像在等待着要捉捕什么似的。把它抱了下来，一放手，又极快的爬上去了。过了二三个月，它会捉鼠了。有一次，居然捉到一只很肥大的鼠，自此，夜间便不再听见讨厌的吱吱的声了。

某一日清晨，我起床来，披了衣下楼，没有看见小猫，在小园里找了一遍，也不见。心里便有些亡失的预警。

“三妹，小猫呢？”

她慌忙的跑下楼来，答道：“我刚才也寻了一遍，没有看见。”

家里的人都忙乱的在寻找，但终于不见。

李嫂道：“我一早起来开门，还见它在厅上。烧饭时，才不见了它。”

大家都不高兴，好像亡失了一个亲爱的同伴，连向来不大喜欢它的张婶也说：“可惜，可惜，这样好的一只小猫。”

我心里还有一线希望，以为它偶然跑到远处去，也许会认得归途的。

午饭时，张婶诉说道：“刚才遇到隔壁周家的丫头，她说，早上看见我家的小猫在门外，被一个过路的人捉去了。”

于是这个亡失证实了。三妹很不高兴的，咕噜着道：“他们看见了，为什么不出来阻止？他们明晓得它是我家的！”

我也怅然的，愤恨的，在诅骂着那个不知名的夺去我们所爱的东西的人。

自此，我家好久不养猫。

冬天的早晨，门口蜷伏着一只很可怜的小猫。毛色是花白，但并不好看，又很瘦。它伏着不去。我们如不取来留养，至少也要为冬寒与饥饿所杀。张婶把它拾了进来，每天给它饭吃。但大家都不大喜欢它，它不活泼，也不像别的小猫之喜欢顽游，好像是具着天生的忧郁性似的，连三妹那样爱猫的，对于它也不加注意。如此的，过了几个月，它在我家仍是一只若有若无的动物。它渐渐的肥胖了，但仍不活泼。大家在廊前晒太阳闲谈着时，它也常来蜷伏在母亲或三妹的足下。三妹有时也逗着它玩，但没有对于前几只小猫那样感兴趣。有一天，它因夜里冷，钻到火炉底下去，毛被烧脱好几块，更觉得难看了。

春天来了，它成了一只壮猫了，却仍不改它的忧郁性，也不去捉鼠，终日懒惰的伏着，吃得胖胖的。

这时，妻买了一对黄色的芙蓉鸟来，挂在廊前，叫得很好听。妻常常叮嘱着张婶换水，加鸟粮，洗刷笼子。那只花白猫对于这一对黄鸟，似乎也特别注意，常常跳在桌上，对鸟笼凝望着。

妻道：“张婶，留心猫，它会吃鸟呢。”

张婶便跑来把猫捉了去，隔一会，它又跳上桌子对鸟笼凝望着了。

一天，我下楼时，听见张婶在叫道：“鸟死了一只，一条腿被咬去了，笼板上都是血。是什么东西把它咬死的？”

我匆匆跑下去看，果然一只鸟是死了，羽毛松散着，好像它